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七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

東染院使种公



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陰補將作監主簿歷知涇陽縣通判鳳州坐事流賓州徙汝州監餘川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遷內殿崇班知青澗城事慶曆三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知環州五年卒年六十一

圖書而已

范公撰墓誌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与之惟取季父

知武功  
用刑嚴峻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墻上受杖二垂畢足或落墻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記聞

知瀘池  
尚權教

种世衡知瀘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曰匕筋无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文言大張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卒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朝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教願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卒之澳更而上其權教皆此類

請與寬  
州縣壘  
以當寇衝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遂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慶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賈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重役事君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

用井得  
泉兵民  
大足

青澗富  
宜人人  
能射

建營田  
二千頃

屬羌元  
復敢貳

君曰過石而下將无泉耶爾其胥而出之凡一畚償尔百  
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百泉泉沸發飲甘而不耗万人歡  
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无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  
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无泉者悉倣此大蒙  
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  
事墓誌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单弱芻粮俱乏世衡以  
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  
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  
而中者益多且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矢或爭伍役  
優重亦使之射中者得優处或有過失亦使之射中  
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  
以不愈必去之抚養老屬親入其家得歡心爭為之用寇  
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  
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  
獨不求益兵運芻粮詔聞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无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沿河  
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  
羊万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  
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  
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既軍須城守之具皆不  
煩外計一請自給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  
聽即使募因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尺以其地暨牛羊  
賞諸有功其借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  
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  
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眾必介馬而待之破賊  
者數四墓誌

慶曆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

許奴訛  
郊迎心  
服

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記聞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于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五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弓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羗老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 羗誌

築細腰  
城三種  
服從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珠滅城康奴三種最大素號橫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虜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葛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月而成乃召二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接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環州吏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諒詠詩諱諷記誼記聞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捷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其號天都王各統精兵于別都天都失其姓名元昊倚以為腹心凡所以能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

知王高  
可任

野利

元昊疑  
野利

种將軍方城青澗謀以云之有三高者本青澗借將軍  
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  
三班借職充經畧司指使且力為辨其家事凡居室騎從  
衣食之具悉出將軍高感恩既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  
或掠治械繫數日高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  
知可任以事居半年乃召高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  
所不言其苦雖有其甚於此者汝能為吾 卒不言否高泣  
對曰高貧賤無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  
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  
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  
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生告高  
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  
以書龜一幅棗節為信俾遺野利高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見女子  
見識度高別有書索之高伴目左右既而各以無有野利  
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高俱西北  
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以曰  
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高廷詰將軍書問所在  
高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擲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高終不  
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  
小豎立其左右高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  
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高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高  
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高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  
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五員負將軍五員負將軍泊中急使  
人追問之高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  
高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  
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  
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追野利所部不能

采通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  
 昊使將軍意次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  
 文籍見虜侍左右於是賞賚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  
 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  
 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高即還而野利已報死  
 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  
 於版以弔多迷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  
 失其文雜紙幣尙有虜至為驚憂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  
 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  
 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西師既平天子錄諸  
 將功元帥蔽將軍不以聞將軍不自辨至于終身嘉祐元  
 年其子古詣匭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誣詔付  
 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  
 不測人也舉秦之人皆能道之呂與故上集後記聞筆談  
所載與此小異疑當以此為正

王荆公言於 神宗曰人不堪擾只如今歲一教則何由得  
 精臣以為唯有修種世衡之法誘令邊人皆知習兵可使  
 抗敵則兵可省邊備不待勞費而自足要如世衡有智畧  
 能用間精密則難得若但如世衡誘邊人習兵中人皆可  
 以為之 上曰教人勇擇才武者入宿衛此亦可以誘邊  
 人習兵但令邊將為如此事須寬假之勿拘以文法彼乃  
 可為對曰誠當寬假祭則當詳密石但寬假而祭不能詳  
 密則小人因緣廢法亂紀更為邊害不可不慎也凡今責  
 邊將則所急者不過數條其餘則一切可闕畧如此則人  
 材易得就最所急者是使邊人自知習兵先王能以中國  
 禮樂兼夷狄所長此所以能勝夷狄使邊人知習兵乃亦  
 所謂兼夷狄之所長也要在舉人之所利者以加之於習  
 兵之人不待令而自勸矣且世衡獨以一守私為之尚能  
 如此今又上承朝廷所以利道之者眾則其見効又當倍

於世衡矣 王荆公日錄

狄武襄公

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少隸軍籍選為散直寶元初陝西用兵出補延州指使以功累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入為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儂智高反以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賊平拜樞密使以使相出判陳州薨年五十

延帥常使當哉

公風骨奇偉善騎射車間俠少多從之初游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數無功公自散直為延州指使延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間大小二十五戰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鎮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湯城遂略宥州之境燔其積聚數萬廬舍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五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曲豆林新寨大郎堡皆扼賊要害使不能闕邊上欲召見公會寇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繇是天下知公名王禹玉撰神道碑

取萬勝旗付虎翼

在涇原常以寬當衆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伏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筆談青在涇原嘗以寬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筆談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眾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



曹公亮  
問所為  
方畧

從青行  
皆可用  
者

乘傳馳驛討之甫至則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政孫沔  
余靖招撫皆久之无功 **臣**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  
為宣撫使率眾擊之翰林李士曾公亮問所以為方畧者  
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  
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  
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  
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  
施矣初張忠蔭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  
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  
知為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卧帳中悉  
為賊所虜楊政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  
請託所与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无  
賴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  
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  
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  
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且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  
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  
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游之士幸皆以是月此言告  
之若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无復敢言求  
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与以為可用者人望固  
已歸矣及行率眾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  
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比且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  
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  
於是軍肅然无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声青每  
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无一人得妄出入  
而求見青者无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  
四面陳兵設弓弩比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

夜度食  
命開

鍾古名  
將何以  
加

龍籍請  
專以智  
高事委  
青

嚴方青之未卒諸將屢敗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其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唯蘇緘在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其命開險厄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眾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果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及智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漢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由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

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道上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弃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翰林李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南豐雜記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智高以青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龍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无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

諸將爭先立功

勅陳泰諸將股栗

或說智高守崑崙關

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昔在郾延居臣  
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向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  
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  
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  
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智  
高陷賓州靖引兵出場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  
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  
宜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其將万  
人擊智高為七寨追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某戰  
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眾  
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万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  
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  
統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其皆來迎  
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  
之由是懈怠不為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  
僚案无所蔽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己酉狄  
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  
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  
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  
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万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  
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其兵疲食尽擊之无不勝  
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  
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  
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  
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  
戰莫敢退者青登高立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槍  
之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  
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交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

行高奔  
大理

龐藉論  
不當以  
為樞  
使

燕將佐  
暫起至  
曉已奪  
崑崙關

寧失智  
高不欺  
朝拜

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吐蠻聞之以為官軍且進攻棄城走  
 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  
 大理捷書至 上喜謂龐藉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  
 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 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籍曰昔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  
 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復為朕死力耶賜錢二十萬  
 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  
 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  
 致位二府眾論紛然為 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  
 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眾人也臣所  
 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封侯立  
 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 陛下若謂賞功未足宜更官  
 其諸子爭之累日 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  
 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  
 石全彬復為青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  
 記明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  
 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學校首  
 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  
 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禁勞座客  
 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矣 筆談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万畜數千悉分贖下賊所俘脅皆慰遣  
 之斂積尸為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  
 楮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乱兵中當亟作表著公曰安知  
 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神道碑  
 狄青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  
 胡似漢改頭換面摠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為青汾河人

魏節益  
書

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  
不疑矣欲予言之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  
安忍為適以啓君臣疑心耳范蜀公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今相國韓公故資政殿大學士范文正公之為  
西帥也皆諫其節下威奇之曰此國器也文正嘗以左氏  
春秋堦公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正夫之勇不  
足為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中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  
義其在涇原也起居舍人尹洙與公同經畧招討安撫使  
事洙有文武才畧博通古今常稱公曰古之名將不以過  
也公於文道在正不渝師愈後以貶死公厚卹其孤如至  
親焉余襄公墓誌

其從真定道過故鄉謁縣先下車趨至公之廨遂與故老於嘉  
下里中禁之公事親孝遭少喪雖社金華之事而哀戚過  
人養母尤為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  
華云表使仁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中入  
或謂賊流毒水中飲者多死忽一石泉湧于郊汲之甘冽  
遂濟其眾神道碑

秋武襄公為立祀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  
推似梁公為遠祖武襄與謝曰青山田家少為真安敢祖  
梁公哉筆談云秋青為樞密時有秋梁公之後持梁公書  
像及告身十餘通諸青獻之以謝青之後持梁公書  
之曰一時遭難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或勸去鬚聞字  
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其畏青  
不啻以視軍中每至韓公家必拜于朝廷之下入拜夫人  
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聞見錄

貴不志  
本

不禮  
公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八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穎國龐莊敏公

名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中進士第歷黃州司理參軍  
開封府法曹知襄邑縣推群牧判官殿中侍御史開封  
府判官出為廣東福建轉運使皇祐三年為侍御史元  
昊反為陝西鄜州安撫使降知汝州除陝西轉運使進  
龍圖閣學士知延州兼經略安撫招討使元昊既稱臣  
召為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拜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罷知鄆州拜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後為觀文  
殿大學士知青州徙定州召還京師以太子太保致仕  
薨年七十六

奏端垂

明道中召入為殿中侍御史 章獻太后崩 章惠太后欲

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自  
始專為機言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死珠玉之工

應君天子御史

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冬蝗蝻為災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  
有拓跋 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用  
以徇民之急 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  
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為之用獨龐召天子御史耳

司馬公  
驥墓誌

言官中  
干撓政  
府

為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官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  
上言 祖宗已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  
秩官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官中之命皆毋  
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  
效之又為薊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使廣南將行復奏  
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  
察有詔置獄以覈其辜獄成諷坐貶仍下詔戒天下風俗  
墓誌

奏范調  
亂風俗

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為之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不拜延

出兵問  
方畧

延安為  
樂七

元  
吳儂名

請聽從  
尉詔關

安自五龍川之敗戎寇治民屏焚掠幾盡距郭无幾悉為寇  
 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統始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  
 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  
 諸將欲出兵公必召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  
 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  
 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邈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  
 故地為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  
 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為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  
 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驟勝方驕若遣人  
 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  
 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  
 以逆順禍福遣還之貴尋以旺榮等四人書來用敵國禮  
 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書勿  
 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  
 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  
 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  
 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寧令謀寧公此虜中之官  
 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  
 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國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  
 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是時朝廷  
 方脩復涇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勸與之  
 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  
 臣賀正島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 大宋  
 皇帝公使謂之曰 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  
 今名號未正不敢以聞從島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  
 島得至京師而 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昔  
 誕以來雖屢戰得氣然喪和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  
 寔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島詔關更選使者往

貞觀二十八年

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勻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恃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為夏國主

墓誌

問元昊  
効順信  
否

莊敏公為鄜延招討使元昊効順公召李訓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辨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為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為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王延壽何來吾為將而不與知耶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立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

談叢

召虜虜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為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弥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服談叢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紛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

以兵多  
不精人  
如簡閱

穎國龍敏公



邊儲少

私口

論臺官  
進太速

論內臣  
未有為  
節使

論二相  
得人

知賢當  
聖信又

亮尤甚皆言衣食於官又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  
之閭閻必皆為盜賊 上亦疑之以問二公二公曰今公  
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  
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  
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頭  
曲脰詐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  
為詐欺如此 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  
為樞密使詐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  
軍增數萬人 東輔

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  
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  
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因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 墓誌  
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大藩處之內侍  
省都知王守忠侍 上又求領節度使 上以問公公曰

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為節度使者 陛下至孝九祭祀  
文物事有毫髮變關於宗廟者未嘗不就兢畏情況 祖  
宗典法不可墮邪 上乃止由是內外怨疾頗多 墓誌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 上是時 上新用文富為相  
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

高選 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卿言  
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始平公  
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  
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  
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  
口譽之異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 陛下之爵  
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  
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 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  
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乂然後可以責成功

讀國龍啟公

密疏請  
建太

武戲請  
築二堡

道元  
戰沒戲  
以身免

知定州  
召還請  
老不已

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分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臣歷位將相欲效犬馬無以報雖冒萬死而不悔也 王禹偁

神道

虜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定其地既而召虜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和為市虜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虜且去公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戲計事戲乃請築二堡于屈野之西使虜不敢耕故地光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虜兵輒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戲擅率兵至忽理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戰沒而戲僅以身免未幾虜送道元歸詔御史鞠之乃言與戲等行規堡地因為虜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後為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戲等輕出亡師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外皆不報 神道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 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 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墓誌

吳正肅公

名育字春卿建州浦城人中進士甲科舉賢良方正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改右正言供職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開禧五年拜樞密副使數月改叅知政

為政簡  
嚴所至  
民樂其  
不擾

論元昊  
反服不  
服

事上  
前不兩  
併罷

立保伍  
盜賊為  
息

事復為樞密副使出典數州召為翰林侍讀學士辭疾  
請郡得汝州會疾甚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郵延路經略安撫  
使以疾辭改知河中徙河西慶年五十五

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知襄城縣宗  
室宦官往來上冢過縣者無虛日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  
車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皆曰此不可  
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亡境然後敢縱  
獵真治開封府尤先蒙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  
者而已墓誌

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  
豎子可即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  
叛荒忽不常且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  
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王者  
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有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  
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  
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  
而虛蔽中國墓誌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 上前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辨不已  
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多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  
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庸故兩不時  
若因并罷公墓誌

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公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  
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  
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  
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  
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

龐丞相  
丞城必  
生事

子班父  
前非所  
以示法

止徙杜  
富二公

辨河陽  
民訟曲  
直

條教疎  
簡易行

陳執中  
本育自  
代

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  
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  
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誌

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  
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  
龐丞相等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墓誌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  
而公跋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不敢  
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天子數推恩群  
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  
人墓誌

公在諫職時賈昌朝等數人名編修資善堂書而實教授內  
侍公奏罷之為參知政事山東盜起 仁宗遣中使察視  
還奏盜不足慮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為可  
憂 上欲徙二人淮南公曰盜誠無足慮而小人乘時以  
傾大臣非國家福也乃止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留喜舊  
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謂公者公為  
辨曲直判狀尾堯佐畏恐奉行 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  
可用但嫉惡太過可

公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  
即莫能奪其辯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淹  
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  
多為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誰可代者執  
中舉吳育 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  
顧拊床呼其從者 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  
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

難大用 仁宗非棄材之主也棟樑

王文忠公

名堯臣字伯庸應天府廬城人舉進士第一通判明州知光州入為右司諫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翰林為學士為陝西躰量安撫使權三司使遷翰林學士承旨羣牧使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薨年五十六謚文安

**元豐**中詔以公嘗與建儲之議贈太師中書令改今謚

飢民中  
食荒政  
所恤

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

之歟陽公撰墓誌

其人皆  
公天下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躰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其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

韓范二  
公天下

坐主帥失律范文正公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迂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主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

後遣安  
撫涇原

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山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

營田以其地益募弓箭手墓誌

招降姚  
貴

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

朝廷患貴果出降墓誌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

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

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 陛下任臣者如何

由是 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

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尤者斥

其妄計小利之害大躰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

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

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餘

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墓誌

初官者張才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

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維

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

增民盜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心

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 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

者 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 上慰

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 陛下信用臣爾墓誌

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官官醫師樂

工嬖習之賤莫不閉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

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

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眾怨願得罷去

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

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墓誌

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

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

眾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

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墓誌

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

為三司  
小加賦  
而用足

不許收  
民房錢  
及盜井  
課

持法守  
正

折狄青

論議至  
於此而  
後止

獨見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  
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且政事者丞相府也其躰  
自宜如是邪 墓誌

新纂明史言行錄卷十二







